

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治之術也詳味其言煩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恃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裁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占之道術有在於事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其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傷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社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赫頭

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
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唐高力士
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柝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
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
物將欲傳示子孫求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
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
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踰此即命史官書之
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
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
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竇煬帝之淫侈浮
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巨爲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
之或改明皇因時拯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
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鉞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
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
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
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
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

李異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宅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
季年皇甫鏞由判度支程昇由衛尉知鹽鐵使並命爲
相公論涕騰不恤也遷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
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崖元式周焯崔龜從蕭鄴劉瑛
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
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
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字體非宜自員
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刀殺人者衆蓋分
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
差通判盧瑑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
凡亭謝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筆而於
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
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進難解散畏死之不暇
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
則當委身山棲性而不反爲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

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崖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世略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案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及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

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亦有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

王者惡者忌日若子卯惡鳥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
叔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叔之喪父忌
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
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
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
亡秦乎惡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
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予謂不然秦
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

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以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
人敢西向窺其鱗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
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
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
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瘦
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
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太師所
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
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爲
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

其所以敗也。

士旬韓厥

晉厲公既殺卻氏三甥群臣疑懼樂書荀偃執公召士旬旬辭不佳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殺尸而次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殺公而不敢以旬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凡請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徃徃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
之知徐樂云非有孔魯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爲一等
列禦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爲發明孟子
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
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
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
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王川月蝕詩

廬全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全
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

遇害時尚十載全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
董秦即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全鄙
之東坡以爲當秦之鎮淮兩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
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秦亦
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雜
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此偽官爲賊君守節
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
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
素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歆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此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璫
用事全以為廢律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董喦之本無預
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老夔府
詠懷前云滿坐涕滢浹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
微之既云無杯不共持又云笑勸迺辛酒華樽逐勝移
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蓮歸鞍酌酩酊酩酊顏烏帽側醉
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醪不飲長如醉一篇
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應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鱉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募天下
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
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
畢前卿貢三禮郭暎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
銜于後經典釋文未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
朱廷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
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

歆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下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

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它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况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况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主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右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

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

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羅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

真宗令更與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美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反謂爲司農卿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

乃悉遺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錫爵趙彥公坐舉官犯賊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葵相元封異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爲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異方莫如韓樂既播告矣而剛定官馮震武以爲

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之矣是時葵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命乃竟

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捐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玉宰畫山水圖歌爲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訛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

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剗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閣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澣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共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

繼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兒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擊我盤中食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爲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已上以

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諸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狡心賊害亦不朝慍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政事鄭爲簽書樞密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欽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

羅揚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忽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殿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光弼因奏對

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

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搢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字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離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文章段拂為人憤憤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瞠眙秦退始覺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遣勅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問

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它湯思退秦還若
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
出樞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
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荆公訂新
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
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昔卜友公皆不用後從蔣
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
棗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

君篇細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
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鑼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
見之曰一本簫作補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鉦
瑟爲對耳夢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齋
書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爲黃岡尉
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謂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
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
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
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逐兔注云玉奴齊東晉侯潘妃

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占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晉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妃乃揚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棄之說得於吳說傅朋蕭鍾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其道

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必怕舊舊有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都煙花錄如此甚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遺秦火之餘脫亡散佚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不吝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

反之義若太過至夫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
正之元本云太過顛也始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
行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
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順
養正也太過顛也始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
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
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有惟歲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

接五皇極亦以簡牘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若如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
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
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
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繁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列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和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夫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二世而亡之又引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哲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緇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擘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
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柰何
非人力所能為也若乃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
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
世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
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蕃南
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

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

游陽程偶見英

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究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
謂韓公視王長官者雅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
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柱之志不淺鬼章之驍兒近
而著者靡撈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
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脩史時
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石渠
喲廝囉之屬羗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語
為何也

書籍之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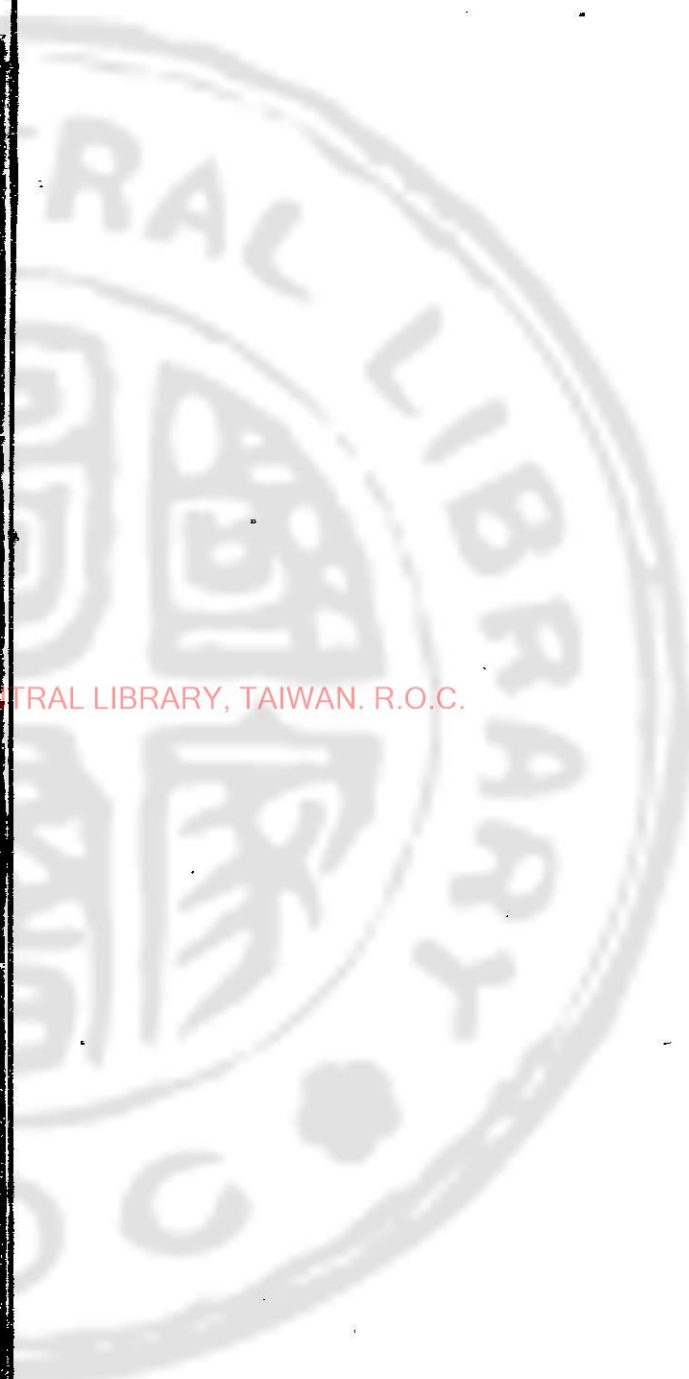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濟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嗟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特見主人而下而直入讀書供宰餼以給其口力與衆共利之入其家後有

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惟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折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
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牧乘七發正
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
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
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云揚子遁世
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
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
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
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差我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

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夫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字予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



絕祀子皮謂范蠡也。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執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

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代紂夢叶股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大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
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釐
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
耳案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
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
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
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財二年

餘蓋唐渥大雅所著創業起居任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為簡略賴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頃之外更無所謂料券添給之類者由樂天為校書郎作詩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憂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遷官接姜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

言志至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餼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為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揚文公在貞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為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

遂報疆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
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
群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
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
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
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
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
范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
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
音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案唐正元中馬

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
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
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邀游
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
象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
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此史蕭大園云留侯進說於松
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
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
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

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
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摠只載其叙計然及它三
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
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
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
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
不取一衣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
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繡殷興通語牟
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
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然記裴氏新言袁准

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折言干子顧子諸首子
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頰詩

士大夫發跡權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
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墮而
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
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
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
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
公言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龍岡公自為阡

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
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樸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
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
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
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
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
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蒸
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
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
遠於穎蓋無幾特惜無一語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

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
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它壤予每讀二序輒
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
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
州已而指歸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
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
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嘉然

解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劄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案是時宰相乃裴度常處厚賞易直易不足言裴常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劄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今孤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官人所嫉証貶郴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財七年未知蕡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掛餅歌標箒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豈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檠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鏞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

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檜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立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

丘特爲員外郎上策乞虛臺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
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民始安
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
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賣五百
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臺爲一貫
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
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
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摠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
求國富庶所謂擁孽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
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
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
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
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閭之臣乎
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郊不壞
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
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
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捺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

頽其敵至藏鴨外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也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鑿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求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暮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

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爲鑿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于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

說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象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室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

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歆與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軌王安石欲變亂

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

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推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潏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太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率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

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古名易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大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未之衝尹故為地正商以十二

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鍾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天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欽人王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

拾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三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梁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哀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

九朝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某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

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傳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靈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志義錄於其子採乃爲作傳於

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守六人依衆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

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
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
令閃擊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
手打令以爲戲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凡諸
心源
之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
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
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
安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此嘗與安石東游山海
願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語田里
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
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
才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
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

容齋三筆序

瞻昔賢猶駕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喻七
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棄
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搦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
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據寫所懷
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為四筆它
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二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邳彤擲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參政負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訛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啟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殘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謔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啟

姦鬼為人禍

監司待巡檢

卜一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宰著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史督海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為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孔子丘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衷秘紹

張誅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過橋官品

仁宗立嗣

即官負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污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蘇其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朝川圖政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算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五家四六

唐賢啟狀

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鈿鈿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迹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細絹尺度

采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橋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符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顏魚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哲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鐘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十三則

鍾鼎銘識

儀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鄉

大觀算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簿

五俗字

卷第十四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玉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擅公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州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閣

飛鄰望鄰

衛參之禮

卷第十五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先聖廟詩

李文子魏巖公

尊崇聖字

滕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書

蘭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吏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誦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襄氏父子

神臂子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三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冗濫

切腳語

唐世群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骨正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馬圍馬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容齋三筆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